



开麦了

“下基层”为何变成“吓基层”

■海军士官学校干部 倪帅

在基层,不少官兵曾调侃过“不怕训练苦,就怕检查组”。这话听着刺耳,细想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。

军报4月10日刊发了《“下基层”不要“吓基层”》一文,文章写得实在,把机关下基层检查中那些“变味”的事情说得明明白白。读完之后,我不禁在想,为何“下”会变成“吓”?一字之差,究竟差在哪里?

“下”和“吓”,读音相同,意思天差地别。“下”字,说的是从“上”到“下”的空间移动,是机关干部走出办公楼、走进基层的身体力行;“吓”字,说的是一种心理效应,是基层官兵面对检查时那种紧张、不安甚至畏惧的情绪反应。

长久以来,下基层被当作机关工作的重要内容,但不少人对其内涵的理解却停留在表面,似乎只要人到了基层,开了座谈会,翻了台账本,就算完成任务。殊不知,这样的“下基层”,

哪怕脚步到了,也走不进官兵的心。

真正的“下基层”,不是物理空间的简单位移,应是3个维度的深层下沉。

第一个维度是“心下”,解决的是态度问题。很多时候,机关干部下基层,人下来了,心还留在“上面”——心态上居高临下。“下基层”“下去看看”“到下面去”,这些习以为常的表述,本身就暗含一种俯视的视角,把自己放在“考官”的位置,把基层当成“考生”,下去检查成了“出题阅卷”,挑错通报就是“履职尽责”。这种错位角色的认知,从一开始就拉开机关与基层的距离。只有真正做到“心下”,才会眼睛向下看、脚步往下走,把位置摆对、把感情贴近,基层官兵才愿意敞开心扉。

第二个维度是“身入”,解决的是方法问题。“身入”不是到基层转一圈就结束,而是把身子沉下去、把精力放

进去,把情况摸清楚。“身入”,意味着放下架子,扑下身子,在融入基层中听到官兵的真声音;意味着花时间去观察思考,进而发现真问题、理解真难处、建立真信任。有质量的“身入”,应是少而精、沉而实,下去一次就解决一批问题,而不是给基层带去不必要的干扰甚至麻烦。

第三个维度是“情至”,解决的是责任问题。机关和基层本是一家人,下基层不仅要发现问题,更要怀着真情担起解难帮困的责任。正如《“下基层”不要“吓基层”》中所言,“要把检查的过程变成与基层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过程”,“共同”意味着检查者与被检查者不是对立的双方,而是解决问题的共同体。机关和基层一起分析原因、寻找对策、推动解决,就把单向的责任流动变成双向的责任共担。同时,机关也要敢于为基层担当,有些问题不是基层不想解决,而是受制于客

观条件暂时解决不了;有些瑕疵不是基层不重视,而是在多重任务挤压下确实难以面面俱到。对那些非原则性、基层正在努力改进的问题,机关多一分理解、多一分包容,基层就多一分干劲、多一分信任。

厘清真正的“下”是什么样子,就能更清晰地看到“下”变成“吓”的深层原因。表面上看,“吓”源于个别检查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,发现问题就通报、抓住小错就放大;深层次想,“吓”的背后往往是机关政绩观偏差、能力不足的具体体现。

下基层检查,发现问题是手段,解决问题是目的。然而,个别机关干部却把“查出多少问题”等同于“取得多少成绩”,因为“发现问题”便于量化统计、汇报展示,“解决问题”可能周期长、见效慢。为了展示所谓的“政绩”,一些检查组在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,将小毛病放大为大问题、将一般性疏

漏定性为原则性错误。当检查异化为“找茬”,基层官兵出现紧张、不安甚至畏惧就不足为奇了。

“吓”也暴露了部分机关干部的能力短板。为什么总盯着台账、笔记、内务这些容易量化的“硬指标”,对那些真正制约基层建设的深层次矛盾却视而不见?显然,在台账上挑错,只需要“瞪大眼睛”;帮基层解决真问题,则需要“开动脑筋”。思想政治教育怎样才能入脑入心?训练成绩怎样才能突破瓶颈?官兵思想困惑怎样才能有效疏导?解决诸如此类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,需要机关干部有深厚的专业素养、丰富的实践经验、扎实的调研能力,还要沉下心来与基层官兵共同探索。

从“下”到“吓”,不仅与指导、帮建、服务基层的初衷背道而驰,还会在机关与基层之间筑起一道“心墙”。当机关干部带着挑剔的眼光下基层,基层官兵会本能地竖起心理防御,把真实的问题藏起来,真正需要上级帮助解决的困难反而不敢提、不愿提。

从“吓”回到“下”,一字之差,是观念的偏差;一字之归,是作风的回归。作为机关干部,要经常反躬自省:下基层究竟为了什么?基层官兵真正期待什么?只有始终带着感情下基层、带着责任抓帮建,有的放矢指导、真心诚意服务,这种真正帮建基层的检查组,基层自然欢迎。



十五本笔记垒起「荣誉墙」

■火箭军某部一级军士长 石凤科

战士们也觉得委屈。久而久之,大家形成“默契”:能藏的问题先藏,能补的痕迹先补,只要表面不出问题就好。

其实,基层官兵本身并不排斥检查。部队需要规矩,也需要监督,大家盼望的是检查监督能多看看实情、多听听难处,不只盯着细枝末节的问题。如果机关干部能把基层困难带回去、把解决办法留下来,检查时严格细致我们也能理解。反之,只重扣分、不重帮建,只挑毛病、不给方法,基层就只能把精力花在“不出错”而不是“干得好”上。

多一些换位思考,少一些层层加码,检查才能真正成为推动工作的助力,而不是让基层缩手缩脚的负担。
——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梁佳豪

基层建设总是在破解矛盾问题中向前推进,敢于正视问题、善于解决问题,是推动基层建设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。机关下基层检查调研、督导考评、帮带指导,根本目的不是罗列问题、填写台账,而是带着真心、怀着真情,全心全意帮基层解决问题。

全心上意帮基层解决问题,可以坚持高标准、做到细查究,但讲评问题要立足实际、客观公允,对基层官兵主动探索创新出现的失误多鼓励引导,对艰苦偏远单位、任务一线分队的环境条件、任务压力等客观因素充分考虑,在肯定官兵辛勤付出的基础上提意见、教方法。分析问题不要标准僵化“一刀切”,而是把单个单位的问题放到部队建设全局中审视,把不同单位的同类问题合并梳理,把当下问题放到长远发展中研判,帮助基层理清建设思路、把握工作规律。对各单位存在的普遍性、倾向性问题,通过深入调研论证,拿出系统性、长效性解决方案,真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、化解在萌芽状态。
——武警青海总队干部 张秉宗

我和我的勋章

今年,是我入伍第29年。不过,平日子里我很少觉得自己“老”,和大家一起工作时,干劲拼劲一样足。只是在穿上平时不太穿的常服,看到年轻战友盯着胸前的5排勋表面露羡慕之色时,我才不由心生感慨:这面“荣誉墙”,浓缩了自己近30年的奋斗时光。

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曾在部队服役,当兵似乎是我们家两代人的“必选项”。入伍前,我跟着师傅学开卡车时,在路上看到长长的军车车队整齐行进、气势十足,不仅笃定了当兵的念头,更有了要当汽车兵的想法。

1997年,我追随父亲和哥哥的脚步走进军营。幸运的是,我被分到陆军某部汽车连,只是没能如愿成为驾驶员,而是当了通信员。不过,我一直没有放弃当汽车兵的梦想,工作之余加班学习驾驶专业知识,看到班长开车回来就追着他们请教驾驶和维修技能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——没想到,常见于书本上的这句话,在我身上变成现实。1999年,我有幸被抽调成为一名高原火箭兵。“号手就位!”时隔多年,我仍清楚记得第一次看到导弹发射时的震撼。当长剑刺向苍穹,我心中也升腾起一股豪情:做大国长剑的“驭剑人”,成为一名优秀的导弹操作号手。

作为主号手参加弹发射任务,通过“两长一手”等级评定考试……我深知,梦想不是写出来、喊出来的,而是拼出来、干出来的。打着手电背题库的一个个夜晚、一遍遍“跑三路”后通过的考核,铺就我追梦的阶梯。

对军人来说,一生能参加一次阅兵,是无上光荣。2019年,我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——驾驶导弹发射车驶过天安门,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。“1米”“10厘米”……尽管已过去7年,参加阅兵训练时的这些标记,我仍熟记于心。

2019年10月8日,完成阅兵任务刚回到营区,我就接到营队被整建制抽组转进的命令。面对新建单位人员成分新、专业人才少、编制体制缺的现实难题,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困难和挑战。

然而,抬头眺望,眼前又何尝不是一片崭新的奋斗天地?我主动申请担任发射专业理论集训教练员,通过手把手带教,帮助所有参训发射专业号手在考核后都顺利拿到“上岗证”。

这些年,我记录的各类经验笔记攒了厚厚的15本,“垒”起胸前5排15枚“荣誉墙”。我也曾一次次跨越千里参加演训任务,荣立过二等功。回顾过往,闪亮的荣誉在自己胸前,也在我带教过的那些战友胸前。眼看着快到退休的年纪,我在工作之余抓紧时间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分门别类整理好,希望能帮助年轻号手尽快成长,让举国长剑在长空划出一条条崭新弹道。

(王重兴、本报记者杨明月整理)

图①:石凤科的勋章;图②:石凤科(左一)进行安装操作教学。孙梓薇摄

自身过硬何来“怕”

■空军某部干部 宋鹏飞

“机关要下来检查了!”消息一到,基层单位迅速忙活起来:搞卫生、整内务、理台账,生怕哪个角落没扫净,哪项记录有缺漏。检查组的车还没进营门,紧张气氛已经扑面而来。

这种“迎检”场面,想必不少基层战友都不陌生。读罢《“下基层”不要“吓基层”》一文,既感到共鸣,也难免自问:机关工作作风固然需要端正,基层是不是也可以改变“怕”的态度?

细细想来,“怕”或许源于“平时不烧香,临时抱佛脚”的闯关心态。平时制度落实时紧时松,台账记录敷衍了事,内务标准因人而异——机关一来,自然手忙脚乱。反过来看,倘若每天都严格按条令规定运转,每项工作都经得起推敲,机关随时来查,自然能坦然面对。我借调到机关工作时曾被抽调到检查组,见过不少平时管理过硬的基层单位,各项登记统计清晰明了、内务卫生井然有序,面对检查不慌不忙成竹在胸。把功夫下在平时,把“迎检状态”变成“日常状态”,迎检就变成“走程序”,而不是“闯关隘”。

其次,“怕”也源于讳疾忌医的鸵鸟心态。一些战友把机关检查视为“找茬”,本能地“藏、遮、掩”,甚至带着侥幸心理,认为问题隐患没被发现就是万事大吉。殊不知,很多上级机关站位高、视野宽,往往能发现基层自身看不见的问题盲区。与其担心检查后被扣分,不如换个角度想:机关检查一次,就是一次“体检”,查出小问题,立行立改;查出大隐患,及早排除防患未然。多想想机关检查考评的出发点、督导调研的着眼点,心态一转,“怕”也

许就变成了“盼”——盼着负责任、有担当的机关帮着把脉问诊、开方抓药,帮助解决工作中的疑难杂症。

再者,“怕”还可能因为“主心骨”不硬。若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、骨干队伍素质过硬、日常运转规范有序,不管机关如何检查也能从容应对。基层党组织是抓建“领头雁”,班子强则队伍硬,自主抓建能力强了,就不会因为一次通报而慌乱,不会因为一个细节被扣分而怨天尤人。我们曾在调研中发现,“四铁”先进单位优势各不相同,但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基层党组织风清气正、善抓统筹、推进工作有力。机关检查的根本目的,是激发基层的自建活力。如果“火车头”跑不快、自身立不起来,再多的检查也是治标不治本。

当然,不“怕”不是不配合,更不等于“自以为是”。迎接检查,基层单位可以试着更主动一些:把检查过程中需要上级协调支持的困难积极汇报,把基层自查中发现并正在整改的问题坦诚说明,让上级机关看到基层自主抓建、主动作为的昂扬风貌,致力于形成上下联动解决矛盾堵点的良好局面。同时,对机关指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及时反馈报告,让机关掌握基层建设实际情况,在协调配合中加深信任,在相互支持中形成合力。

归根结底,把工作做在前面,把心态放平摆正,把沟通做深做细,自身过硬就不怕“吓”到,自身建强就敢于把检查变成助推器。到那时,机关下基层就不是“吓基层”,而是在互相理解支持中成为上下齐心、共谋发展的新起点。
(杨润月整理)



王金潘绘

七嘴八舌

军报近期刊发的《“下基层”不要“吓基层”》与《让检查回归本真》两篇报道,看似各有侧重,实则直指同一问题——检查考评偏离了初心、走偏了方向,要么沦为“找茬式”督查,让基层闹“检”色变;要么陷入“老好人”困境,使检查流于形式。

两种现象,究其根源都是角色定位出了问题。前者把自己当“监工”,后者把自己当“过客”。机关下基层,应该是当好“帮手”,帮基层把问题搞清楚、把办法想出来、把困难解决掉。

“下”是姿态,“帮”是实质;“查”是

方法,“建”是目的。机关干部下基层,脚上沾了多少泥土,心里装了多少基层的难处,手上有没有管用的办法,基层官兵看得清楚。那些真正帮基层排忧解难的,基层官兵打心眼里欢迎;那些只会拿着本子找问题、拿着通报吓唬人的,基层官兵嘴上不说,心里却会“敬而远之”。

——陆军某部干部 尼玛泽仁

检查组来之前,不少连队会提前进入紧张的“迎检”状态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?因为检查方式和结果让基层倍感压力,基层主官脸上挂不住,



大力士

营里组织过几次摔跤比赛,我都是第一名。其实,我就是练得多了点,一身肌肉还算结实,有点力气。可光自己赢有啥意思?训练间隙,我喜欢拉着战友一起练:“来,刚才那招我慢慢比划,你看清楚。”后来,我能同时和两名战友较量。看着他们无奈地躺在垫子上,我忍不住嘿嘿一乐:“明天

再多加一个人?”

渐渐地,我把摔跤里的那些门道糅进日常训练,带着战友练技巧、搞对抗。一段时间下来,连队成绩还真提高了。

那天,我刚练完一组杠铃准备歇会儿,就听到有人喊:“小郭,咱俩练练?”我把水壶一扔,上了垫子。

垫子上,我的“对手”越来越多。挑战一个接一个,战友们的热乎劲儿,比天上的太阳还滚烫。

——陆军某部一级上士 郭家友

本期话题

“显眼包”

你身边有“显眼包”吗?显眼,因敢于展示自我而引人注目,在追求个性化表达中展现积极、乐观、自信的心态,在不在意他人眼光和评价中敢想敢做,坚持走自己的路。让我们走进军营,听一听“显眼包”的故事,看他们如何为直线加方块的生活带来创新与活力。

机灵鬼

在连队,战友们爱跟我开玩笑,说我“鬼主意”多。我喜欢琢磨新装备,训练中有了小窍门、新想法,也总想着跟大家探讨一下。

那次开展野外侦察战术演练,我趴在地上反复调试新型观察镜,琢磨出一个能更快锁定目标的小技巧,当场画了示意图给大家展示,手把手教给战友。用了我的技巧后,战友们瞄准速度加快,目标捕捉更稳、更准。

班长打趣我是个“机灵鬼”,夸我的小窍门让战友们少走了弯路。我想的是,练兵无小事,怀着一颗热爱的心,多动脑、多琢磨,才能让装备握在手里,也“握”在心中。

——陆军某旅中士 唐成伟

金嗓子

平日里,我的训练成绩排名不靠前。不过一到拉歌,我就像换了个人。每次拉歌,别的连队几名战友扯着嗓子喊,我一个人站起来,声音洪亮像装了扩音器,凭一己之力就在气势上“压倒”对方。

一次演习,部队连续行军,战友们又累又困,脚步越来越沉,队伍越拖越长。我起了个头,唱起军歌。虽然吼出来的调子不似平常响亮,却像一根绳子,把疲惫的战友们“串”了起来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,脚步渐渐合上拍子,队伍又齐整了。

指导员拍拍我的肩膀:“你小子,真是‘金嗓子’!”

——空军某部列兵 周志强

大师傅

我是一名炊事员。切土豆丝,我要练到粗细均匀、根根分明;颠个大勺,我有一套固定流程,还让帮厨的战友给我录视频复盘。厨房的一面墙上,也贴满了我整理的食谱笔记。

一次野外驻训,全连刚完成强行军,大家累得东倒西歪。我们炊事班及时端出四菜一汤,热乎乎下肚,战友们眼里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。

团长路过,尝了一口:“这菜有锅气!”指导员补了一句:“他可是我们连的大师傅,有本菜谱全是自己写的。”

我哪是什么“大师傅”?不过是把战友们的口味一一记在心上,慢慢琢磨出一本“专属”菜谱。

——陆军某部二级上士 张君 (王楨怡、毛彤整理)

(近期话题:圆粉、拿捏、硬核、情感密码、种草,欢迎投稿)

左上图:近日,火箭军某旅开展火力突击训练,官兵士气高昂。
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峰摄
本版制图:唐硕

迷彩心语

迷彩心语